詩經原始

詩經原始自序

詩三百篇編自何人昉於何代世遠年湮古無明文不可得而識已顧或謂周公制禮作樂定二南爲化本因列國山川封域次國風列之樂官以導化移俗鄭氏元錫說是謂三百爲周公編也第攷之詩始自商太甲下迄陳靈在周定王初其時周公歿已數百餘年安得更次國風列之樂官耶即朱文公亦云周公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筦弦以爲房中樂又謂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無論何彼穠矣爲東遷後作即甘棠一詩亦屬召公身後事不識周公此時尚坐明廷而與聞斯咏否耶朱子既以二南爲周公所采分繫周召之詩後又引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以爲斯言得之但棠周公自采詩而自繫之不應以

王者之風屬己而以諸侯之風屬人且其時周王在上周公安得自命王者風乎種種紕繆均不可通　或又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三百五篇司馬氏遷說集傳承之遂謂孔子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以從簡約而示久遠是又以三百之編屬孔子矣何紛紛無定解若是歟且孔子未生以前三百之編已舊孔子既生而後三百之名未更吳公子季札來魯觀樂詩之篇次悉與今同惟豳次齊秦又次豳小異其時孔子年甫八歲迨杏壇設教恒雅言詩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聞有三千說也厥後自衛反魯年近七十樂傳既久未免殘缺失次不能不與樂官師摯輩審其音而定正之又何嘗有刪詩說哉然則三百之編果何始也大抵古人載籍多不著撰人姓氏書雖斷自唐虞而著書之人無傳焉

詩縱博採列國而作詩之人亦無聞焉詩審作者名且不著況編纂乎吾意陳靈世去孔子僅五六十年其間必有博學閎人高名盛德之士應運挺生獨能精探六義分編四始以成一代雅音上貢朝廷垂爲聲教故列國士夫莫不風雅相尚雖至聖如孔子亦誇詩以二南爲家庭訓且爲之贊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並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也嗚乎盛矣然而編詩之人夫子終不言也且夫古人爲學務重實行不事虛聲如誦二南則識其爲風化所由始而得其倫行之正焉誦列國則知其爲風俗所由變而察其治亂之幾焉誦二雅三頌則知其爲宗廟朝廷之樂而深體其政治得失與夫人物賢否以及功德隆替焉其他文詞工拙訓詁詳畧在所弗論故作者之名不必問

而編纂之人無由詢目唯事諷吟以心傳而口授涵濡乎六義之旨又復證以身心性命之微而已矣迨秦火既烈而偽序始出托名子夏又曰孔子唐以前尚無異議宋以後始有疑者歐陽氏鄭氏駁之於前朱晦翁辯之於後而其學遂微然而朱雖駁序朱亦未能出序範圍也唯誤讀鄭聲淫一語遂謂鄭詩皆淫而盡反之大肆其說以玷葩經則其失又有甚於序之偽說附會而無當者於是說詩門戶紛然爭起以為傳固常獲咎風人也不如反而遵序故前之宗朱以攻序者今盡背朱而從序輾轉相循何時能已窮經之士莫所適從以致明季偽子貢傳復乘間而出乎其際則詩旨因之愈亂是皆集傳辯說有以啓之也嗚乎以夫子雅言無邪之旨自漢迄今未有達詁徒懸疑案於兩間而無一人焉起而

正之不大可痛而可惜哉愚少時讀詩至此未嘗不掩卷三嘆徒致慨於尼山正樂時也嵗後得姚氏際恒通論一書讀之亦旣繁徵遠引辯論於序傳二者之間頗有領悟十得二三矣而剖抉未精立論未允識微力淺義少辯多亦不足以饜服而起廢乃不揣固陋反覆涵泳參論其間務求得古人作詩本意而止不顧序不顧傳亦不顧論唯其是者從而非者正名之曰原始蓋欲原詩人始意也雖不知其於詩人本意何如而循文按義則古人作詩大旨要亦不外乎是書成以質萬子伯舒萬子作而嘆曰是非妄與乎古人也乃詩中不容已之論耳蓋未有序時詩可以諷而無辯旣有序出詩必明辯而後諷此原始一書所由作也乃言於古扶風郡守李公勤伯觀詧觀詧固恒以論詩不得其解爲憾者於是

亟邀同人助貲勸梓用公同好以爲二千餘年說詩疑案至是乃可以息喙而無爭耳余時唯唯退而默然赧然無敢信亦無敢辭因書其端委如此云

同治辛未年小陽月朔日古滇方玉潤鼎石氏書

詩經原始目錄

卷首上

附作詩時世圖

卷首下

卷第三

邶

卷第四

鄘

衛

卷第五

王

中谷有蓷　兎爰　葛藟
采葛　大車　丘中有麻
鄭　緇衣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蘀兮　狡童　褰裳　丰
潧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卷第六

齊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魏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唐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杕杜
羔裘　鴇羽　無衣　有杕之杜
葛生　采苓

卷第七

卷第八

卷第九

小雅

卷第十

卷第十一

小旻之什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之什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鐘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卷第十二

桑扈之什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　青蠅　賓之初筵
魚藻　采菽
角弓　菀柳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　采綠　黍苗
隰桑　白華　緜蠻
漸漸之石　苕之華
瓠葉
何草不黃

卷第十三

文王之什

文王　大明　緜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卷第十四

生民之什

卷第十五

蕩之什

卷第十六

頌

周頌上

卷第十七

周頌下

卷第十八

魯頌

商頌

詩經原始卷首上

凡例

一詩必有題題必有序此定例也今三百既無題復無序而世所傳大小序又皆衛宏所託未可據以爲信不得已而攷諸載籍求其可以爲詩序者亦屬寥寥無幾姚氏云鴟鴞之爲周公貽王見于書載馳之爲許穆夫人碩人之爲美莊姜清人之爲惡高克黃鳥之爲殉秦穆見于左傳時邁思文之爲周公作見于國語若此者眞詩之序也惜其他不盡然意夫子當日言詩必有明白曉然者在不知何時失去耳孟子云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固已然此特爲斷章取義言之非謂全詩大旨可以臆斷也夫詩固有無題而自明者是亦僅耳

非盡然也今古序既失不得不本以意逆志之訓而作序或當然之想因復爲擬一序題下以補其闕非敢謂卽古序也蓋尋繹詩意得之亦將使讀者開卷瞭然不至如聾者之倀倀無所適從焉耳識者諒諸

一讀詩當涵泳全文得其通章大意乃可上溯古人義旨所在未有篇法不明而能得其要領者今之經文多分章離句不相聯屬在明者固可會而貫通在初學殊難綴而成讀解之者又往往泥於字句間以致全詩首尾不能相貫無怪說詩者之難於解頤也是編每詩無論章句多寡短長均聯屬成篇不肯分開唯於每章下細注畫明如漢樂府一解二解之例以清段落庶使學者得以一氣讀下先覽全篇局勢次觀

筆陣開闔變化後乃細求字句研鍊之法因而精探古人作詩大旨則讀者之心思與作者之心思自能默會貫通不煩言而自辨耳

一賦比興三者作詩之法斷不可少然非執定某章爲興某章爲比某章爲賦更可笑者賦而興興而比之類如同小兒學語句句强爲分辨也夫作詩必有興會或因物以起興或因時而感興皆興也其中有不能明言者則不得不借物以喻之所謂比也或一二句比或通章比皆相題及文勢爲之亦行乎其所不得不行已耳非判然三體可以分晰言之也學者不知古詩但觀漢魏諸作其法自見故編中興比也之類概行刪除唯於旁批畧爲點明俾知用意所在而已至賦體

逐章皆是自無煩贅

一古經何待圈評月峯竟陵久已貽譏於世然而奇文共欣賞青生結習固所難免即古人精神亦非借此不能出也故不惜竭盡心力悉爲標出既加眉評復着旁批更用圈點以清眉目豈飾觀乎亦用以振讀者之精神使與古人之精神合而爲一洗耳

一讀書貴有特識說詩務持正論然非著萃諸家辨其得失不足以折衷一是自來說詩唐以前悉遵古序宋以後獨宗朱傳近日又將反而趨序均兩失道也故姚氏起而論之其排傳也尤甚於排序而其所論又未能盡與古合是以編中所論只以三家爲重三家定則萃衆說其或衆說有互相發明

足以起予者亦旁及之間附今文於後用備參觀非好異也
亦將使羣說同歸一致耳辭或傷煩所不暇計

一詩稱多識箋注之功似未可泯唯附會穿鑿處亦最足以增厭是編所採斟酌悉當間有疑義未安者亦寄參以已見用朱字別之蓋不徒以多識務博雅名且藉是以發明詩旨也

一音韻一道古必自有定本自詩亡而韻亦因之以亡耳吾人生古人數千百年後而欲求古人數千百年上之音強爲之辨曰此古音也此今韻也縱極精微其可信乎吳才老韻補以叶三百之音識者譏之以其非古而自命爲古也然近世偁者如顧亭林江慎修戴東原輩又各以私意自定古音其能免非古而自命爲古之誚乎自命爲古而不足以

倘俾吟諷則何若聊即今韻以上溯乎古其有合有不合今之人倘可一覽而自識也姚氏雖亦知以今韻該古韻矣而所分譜則以喉腭舌齒唇五聲分本韻通韻叶韻三者亦未能與今韻合則今之人仍未能盡識也茲編亦分本韻通韻轉韻叶韻四者然悉照今韻標明不敢強作通人以誤學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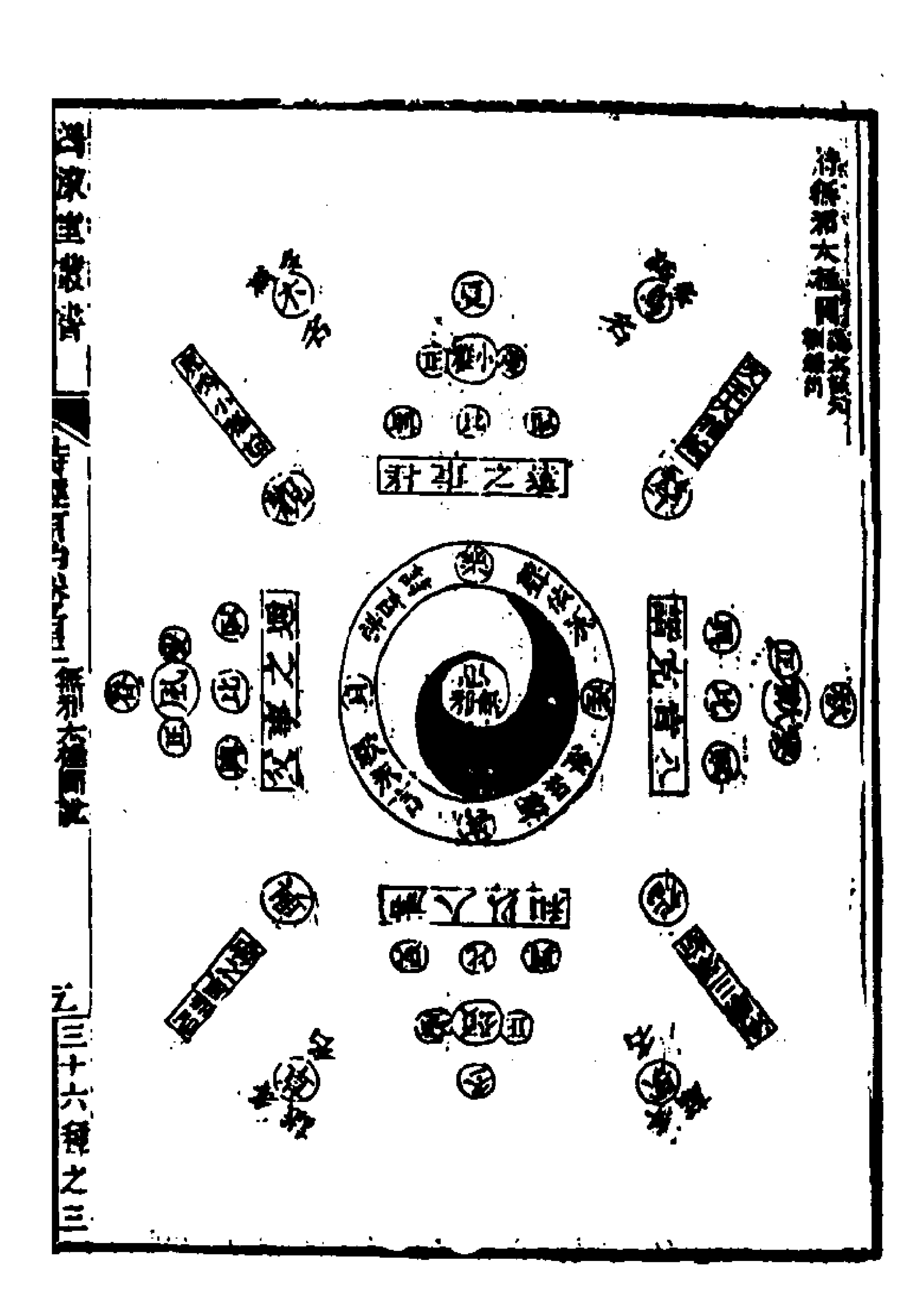
一詩原有圖有譜二者均不可廢但三代制作去今已遠後人以意仿圖未必即肖唯山川封域萬古不易遷置雖多尚可尋討而得即作詩時世圖豈盡一一可據然其大要亦頗不爽因累加考訂而備存之庶學者可一覽而得其時勢之升降陵谷之變遷焉唯制度名物諸圖則在所略

一六經中唯詩易讀亦唯詩難說固因其無題無序亦由於詩

旨隱約每多言外意不比他書明白顯易也又況說詩諸儒非考據即講學兩家而兩家性情與詩絕不相近故往往穿鑿附會膠柱鼓瑟不失之固即失之妄又安能望其能得詩人言外意哉本擬薈萃羣說而條論之又嫌其鄰於辯徒啓口舌紛爭無益與觀要旨爰集歷代以來說詩之當理者得若干條仍用條案論其下畧發明義蘊非吹求小疵也另編卷首以便觀覽

一是書持論務抒己見不得不小異前賢未免有乖世好詎敢出而問世然而蓋嗜藺痛未始無人於是羣相慫恿勸付剞劂亦不能以自主爲其役經始於辛未仲冬告竣於癸酉孟夏凡閱月一十有八助貲則張子衡方伯曾敭李勤伯都轉

嵩喻巽生都轉步瀛及羅鳳翔誠之司馬景黃實錚海樓直
刺振甫林扶風肇侯大令之翰周雕州履門直刺景鵬蕭麟
遊香圃司馬大勳沈大苏錫亭司馬家楨饒少竹司馬自張
濬園明府玉麟高春潭觀察■■王子宣幕府藕光龔現餘
龍牧周振初刺史鳳諸君共贊厥成參訂則萬伯舒司馬方
默毛子林刺史鳳枝楊仲山學博鼎昌三人之益居多校讎
則門隴及門諸子如五峯監院馬生霽亭明經康泰邊生次
臨廣文觀化李生培之茂才沖霄王生鏡堂選拔秉鈞均與
有力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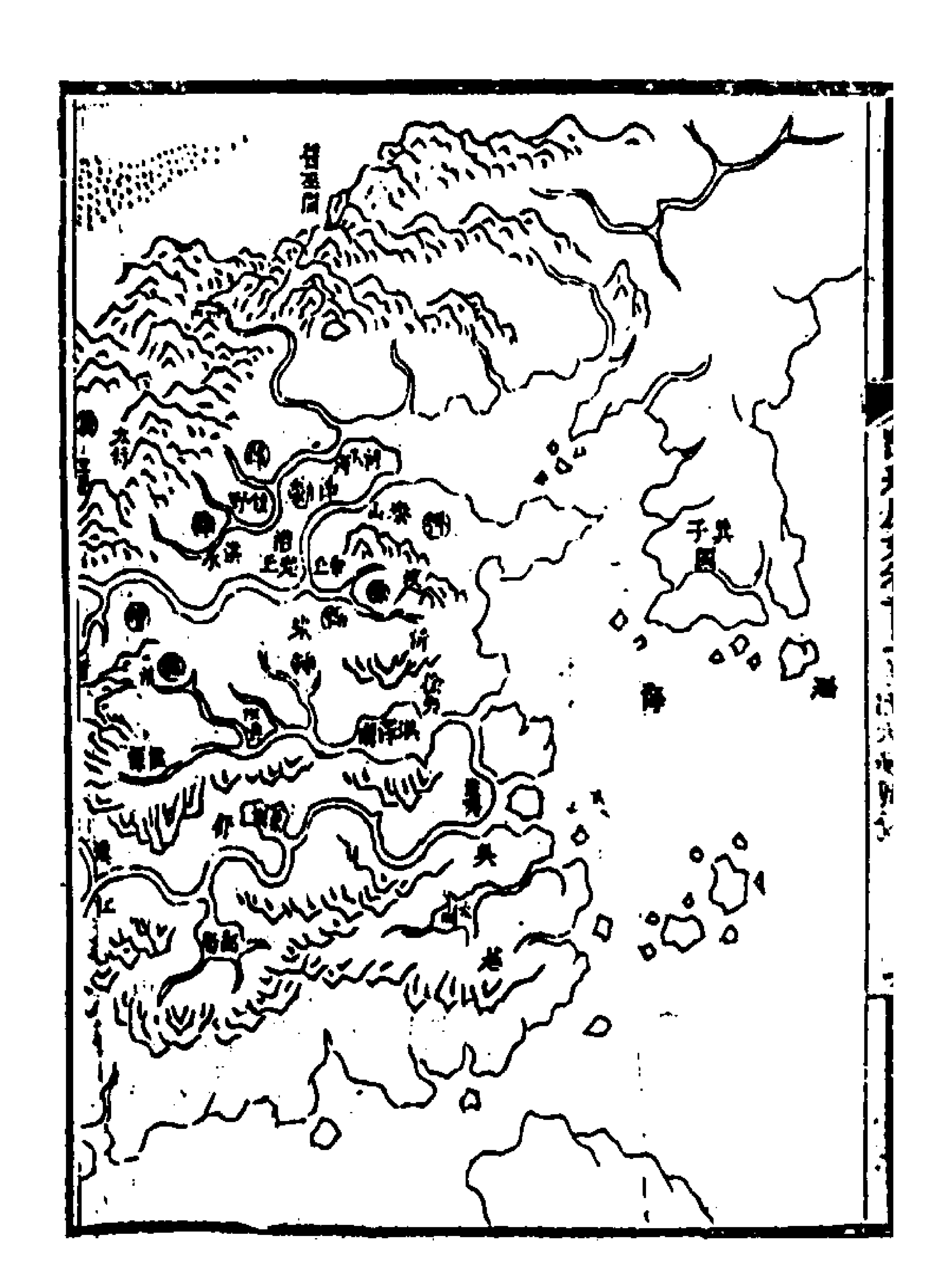


詩亦何太極之有然夫子不云乎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三百蔽以一言則此一言也實作詩者之真樞也而可無闗乎闗即以思爲樞思有貞淫思有哀樂皆二氣之所感惟恃有無邪之思以制之故哀而不至於傷樂而不至於淫於是貞者存而淫者去此詩之大要也然其作之之方不外舜典命夔數言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千古學詩要盡於是矣故以之環列極旁使有志風雅者知所用志焉由是而爲風爲雅爲頌皆因體以定名風有正變雅亦有正變不唯正變且分大小而正變亦隨之頌似有正而無變矣然其體與聲有時而興或變而近乎風如魯之有駜泮水之類或變而近乎雅如閟宮與商之伍篇不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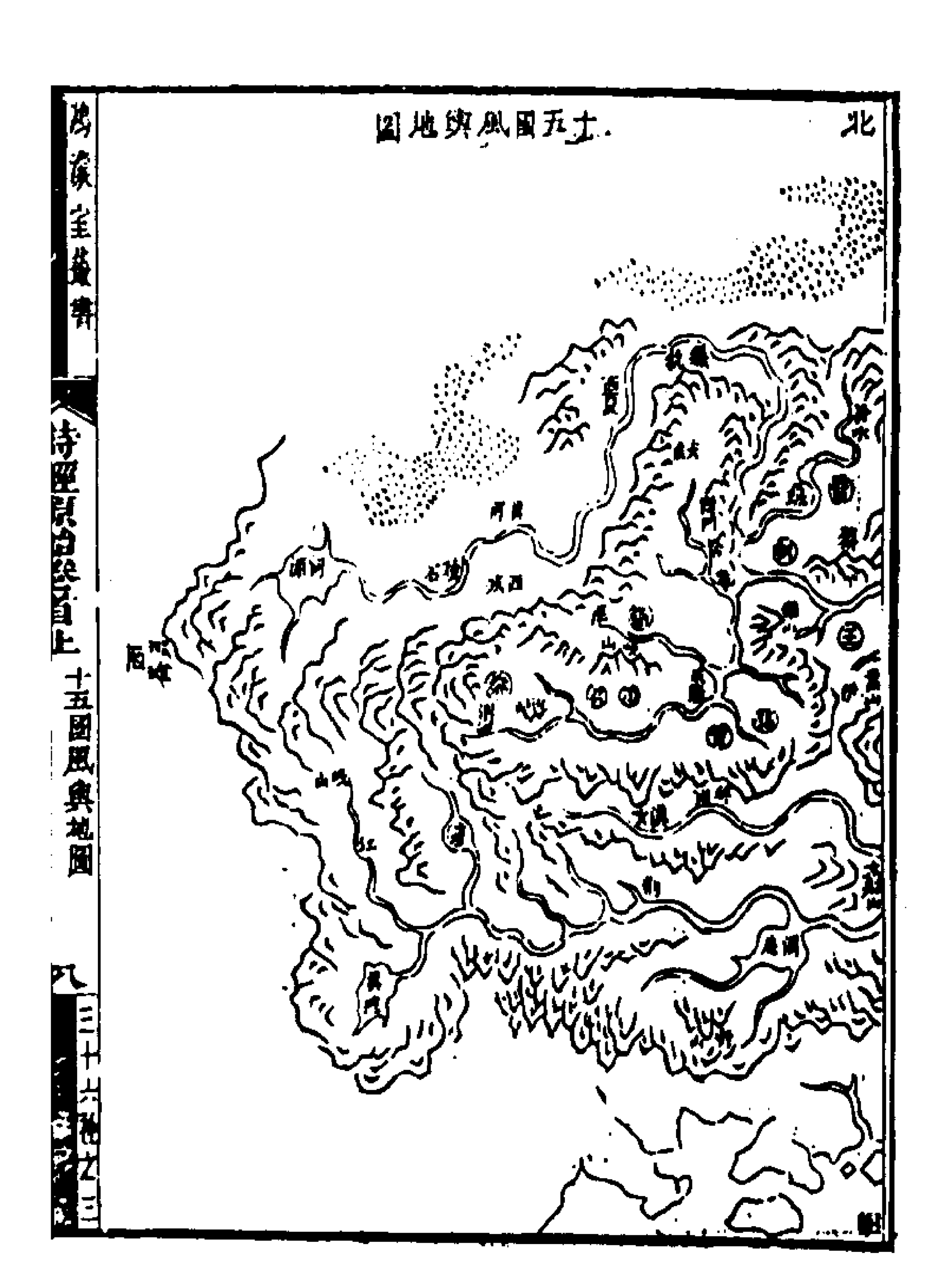
之變不得也故正頌之中亦復有變頌存焉夫所謂變者非必盡出於衰世之音而或有淫邪之思也但其體裁有與常格音律因之變換節謂之變耳以故正風之中亦有變風如召南之野有死麕變風之內不無正體如鄭緇衣之類雅亦如之頌何不然然則賦比興何以無別乎詩非興會不能作或因物以起興或因時而感興皆興也中有不能明言或難以言語形容者則假物以譬之是之謂比而賦可判然別之乎而賦可謂風有比而雅與頌獨無比乎然則四始分布四方抑又何也詩聲教也聲出乎風故首風風之本乎天者噓氣而成聲風之本乎人者因時而為俗本時勢之風俗發而為天籟之聲取體近乎風者則風之體近乎雅者則雅之體近乎頌者則亦頌之而已矣故舉一風也而雅

頌可珠聯而繩貫焉一如四序首春由是而夏而秋而冬之不可相越也且夫聲之爲道始而輕颺和婉與與不斷繼而昌大條達充滿天地然則沖融我承肅穆無間故詩之體象焉曰風者諷也有類乎春風之風人也雅者大也有類乎夏氣發揚與秋令之廣大而淸明也頌則隆冬收閉萬物藏聚一歲具賛可告成功矣讀者試取風雅頌三音口脉而神會之自得其命名取義之實也若其爲用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事父遠事君且並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則夫子敎人學詩之旨又無過此數言之詳且盡焉然其要則總歸之以思無邪一語吾人學詩誠能守此一言以爲之準然後本舜典敎言奉爲矩矱自能八音克諧用之邦國用之郊廟無施不可謂之神人以和

者不亦宜哉盡思者可以通天地而感鬼神者也在心爲志發
言爲詩詩不本此而出徒從事於風雲月露以炫藻采而騁才
思或流於淫而不知或近乎邪而不覺而欲望其移風俗美教
化也得乎故太史陳風可以考風俗之美惡知教化之得失聖
人删之亦無妨貞淫互見然後可以懲勸並施特標無邪一言
以爲用思之準其删存一片苦心揭以示人不旣深且遠哉



十五國風輿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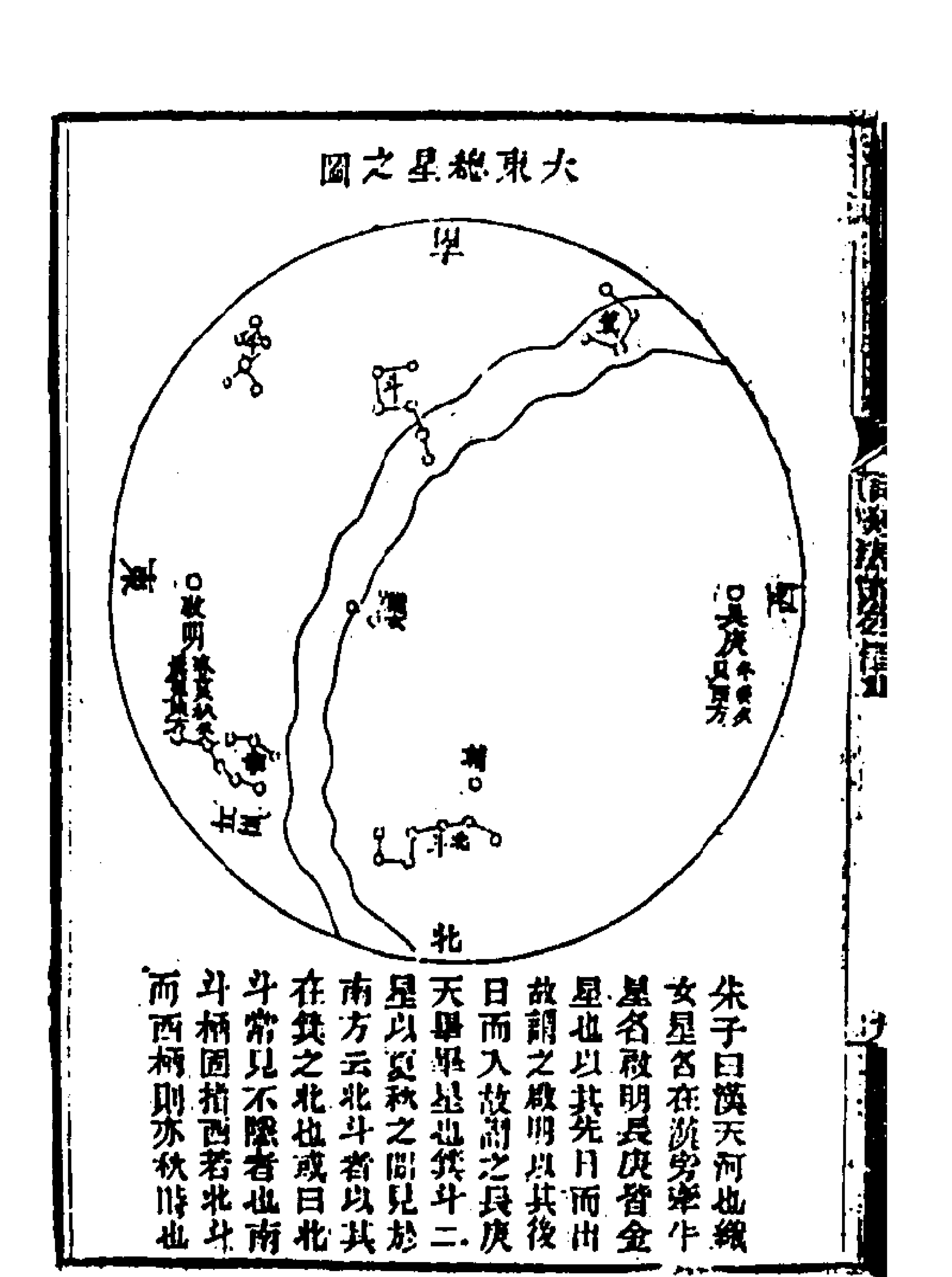


自來詩釋均首列十五國輿地圖以便觀覽然按之地界方位舛訛頗多無論其山川脈絡關隘險要也即足跡幾過天下願知大地山海融結形勢歸讀國風始悉各國風尚攸殊險扼要遙迥不相侔未嘗不想見當時歌詠情形是讀詩不可不資乎地圖也明矣因以已意創爲是圖與諸家所繪輿圖又異覽者聯其脈絡以察形勢仍復按之歌詩當自有得於心目間也又周召舊封本在岐境內其後東遷乃改封陝洛間而詩則爰採之於岐自當仍圖之岐山下爲是唯太原說各不同亦難臆定爰闕之以俟後攷僅附諸說於左俾覽者自擇焉

附錄 周氏斯盛曰詩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傳云大音泰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太原府陽曲縣至于大原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案大太二字音本不同禹貢既修太原在冀州詩至于大原在雍州周都豐鎬玁狁侵鎬及方至于涇陽非自冀

州大原而入地理志涇水出安定涇陽縣今原州百泉縣笄頭山也則詩所云涇陽指此地而言涇陽東北至太原二千餘里山川險阻黃河介其中安得衝戎車日行三十里逐玁狁由冀州太原而出乎禹貢原隰底績蔡傳引鄭氏云其地在今邠州唐有涇原節度使今固原州即唐原州故城漢書以來又以河南地爲五原郡則詩人所云至于大原者指原州而言非冀州之太原也朱子在南渡後未至北方集傳偶誤耳顧築且宋大全原圖地界方位外說謬多今參攷輿圖地志改就猶析惟玁狁犇列於太原之北長城之外者以小雅六月篇稱伐玁狁至于大原毛鄭孔俱未實指何地至朱傳始云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大原府陽曲縣是禹貢冀州之太原也則爲犄開周斯盛輯山西通志以經文焦穫鎬方皆近涇陽之地似大原當亦距涇陽不遠意即禹貢雍州之原隰漢爲邠州府爲原州而非冀之太原其說似近於理且攷國語宣王料民於大原似爲鎬備禦之計未必遠料之於晉國也又攷前漢地理志太原即秦置郡爲附闕詩所言大原集傳引公羊穀梁大原大鹵之文爲據然公穀本文非有定指而唐徐彥公羊解云此地勢高大而處平故謂之大原則古屬通名似難專指陽曲也皆朱子嘗曰以經文明有大原疑周時玁狁往來雍冀無定處或宣王用師有次第時日有先後經文總敘其事非必執一時一處而言耶故仍從朱傳照大全舊圖註列而以公羊穀梁二書所解太原大鹵之義併附通志之說以備一解云

大東總星之圖



朱子曰漢天河也織女星名在漢旁牽牛星名啟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啟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天畢畢星也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閒見於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南斗柄固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

七月流火之圖

五月昏中

火

孔氏穎達曰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朱子曰心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

楚丘定之方中圖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營室 定昏中

西 定以日出之景

東 定以日入之景

八尺之臬

楚丘

極星

室 危 虛 女 牛 斗 箕 尾 心 房 氐 亢 角 軫 翼 張 星 柳 鬼 井 參 觜 畢 昴 胃 婁 奎 壁

鄭氏康成曰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朱子曰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之出入之景以正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

公劉相陰陽圖

南

日中

日　月

第一南表

第二中表　第四東表　第五西表

第三北表

北極

春秋二分初出之日　從中表望初出之日以立東表

春秋二分夕入之日　從中表望夕入之日以立西表

夜從中表望北極以立北表

東　西　北

朱子曰景謂日景以正四方也相視也陰陽向背寒暖之宜也山西曰夕陽○嚴氏粲曰豳在梁山西公劉相此夕陽地以建邑居也○胡氏廣輯大全曰今栒邑西山真先生儒家武備所著公劉相陰陽圖謹按其式作圖於上以備讀詩者考焉

胡氏廣依朱子集傳所載王氏總論七月之義一段分布為圖今從之

仰觀星日俯察昆蟲以知天時女服事乎內上以誠愛下養老而慈幼其祭祀也時
霜露之變草木之化以授民事男服事乎外下以忠利上食力而助弱其燕饗也節

豳公七月

一之日
觱發
于貉
取彼狐狸
為公子裘

二之日
栗烈
鑿冰沖沖
其同
載纘武功
言私其豵
獻豜于公

三之日
納于凌陰
于耜

舉趾
同我婦子
饁彼南畝
其蚤
獻羔祭韭

四之日
春日載陽
春日遲遲
有鳴倉庚
蠶月條桑
女執懿筐
爰求柔桑
取彼斧斨
以伐遠揚

四月
秀葽

五月
鳴蜩
斯螽動股

風化之圖

六月：莎雞振羽　食鬱及薁

七月：流火　鳴鵙　在野　亨葵及菽　食瓜

八月：萑葦　在宇　載績　載玄載黃　其穫　我朱孔陽　為公子裳　斷壺　剝棗

九月：肅霜　在戶　授衣　築場圃　叔苴　采荼薪樗　食我農夫

十月：隕蘀　蟋蟀入我牀下　滌場　穹窒熏鼠　塞向墐戶　穫稻　納禾稼　嗟我農夫　我稼既同　上入執宮功　晝爾于茅　宵爾索綯　亟其乘屋　其始播百穀　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張子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爲斷○朱子曰一之日謂一陽之月二之日謂二陽之月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餘放此○曹氏粹中曰公劉正當夏時所用者夏正也○胡氏庭曰詩中載一歲事獨缺二月耆觀二章春日載陽至公子同歸

及三章蠶月條桑至猗彼女桑竝不言何月今摘其辭布於二月四月之間非敢遽以爲三月也特以備見豳風春日之事云

諸國世次圖

商(宋附)

契	昭明	相土	昌若	曹圉
冥	振	微	報丁	報乙
報丙	主壬	主癸	湯(天乙)	外丙(湯次子)
仲壬(外丙弟)	太甲(湯嫡孫)	沃丁	太庚(沃丁弟)	小甲
雍己(小甲弟)	太戊(雍己弟)	仲丁	外壬(仲丁弟)	河亶甲(外壬弟)
祖乙	祖辛	沃甲(祖辛弟)	祖丁(祖辛子)	南庚(沃甲子)
陽甲(祖丁子)	盤庚(陽甲弟)	小辛(盤庚弟)	小乙(小辛弟)	武丁
祖庚	祖甲(祖庚弟)	廩辛	庚丁(廩辛弟)	武乙
太丁	帝乙	紂	(宋)微子(紂庶兄)	微仲(微子弟)

宋公稽　丁公　湣公　煬公（湣公弟）　厲公（湣公子）

釐公　惠公　哀公　戴公　武公

宣公　穆公（宣公弟）　殤公（宣公子）　莊公（穆公子）　湣公

桓公（湣公弟）　襄公　成公　昭公　文公（昭公弟）

共公　平公　元公　景公　昭公（元公庶曾孫）

悼公　休公　辟公　剔成　偃（剔成弟）

周[豳]附

后稷　不窋　鞠（左傳作鞠陶）　[豳]公劉

慶節　皇僕　差弗　毀隃　公非

高圉　亞圉　公叔祖類　[岐周]太王

王季　文王　武王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孝王共王弟

夷王懿王子　厲王　宣王　幽王　平王

桓王平王孫　莊王　釐王　惠王　襄王

頃王　匡王　定王匡王弟　簡王　靈王

景王　悼王　敬王悼王弟　元王　貞王

哀王　思王哀王弟　考王哀王弟　威烈王　安王

烈王　顯王烈王弟　慎靚王　赧王

周公封魯侯爵

周公　伯禽　考公　煬公考公弟　幽公

魏公幽公弟　厲公　獻公厲公弟　真公　武公真公弟

懿公　伯御懿公姪　孝公懿公弟　惠公　隱公

桓公惠公弟　莊公　閔公　僖公閔公庶兄　文公

宣公　成公　襄公　昭公　定公昭公弟

哀公　悼公　元公　穆公　共公

康公　景公　平公　頃公

召公封燕侯爵

召公至九世惠侯　釐侯　頃侯　哀侯

鄭侯　繆侯　宣侯　桓侯　莊公

襄公　宣公　昭公　武公　文公

懿公　惠公　悼公　共公　平公

簡公　獻公　孝公　成公　湣公

釐公　桓公　文公　易王　子噲

昭王 惠王 武成王 孝王 王喜

邾

鄭 以上二國列國世次未詳

衛 侯爵

康叔 康伯 考伯 嗣伯 庫伯

靖伯 貞伯 頃侯 釐侯 共伯

武公 共伯弟 莊公 桓公 宣公 桓公弟 惡公

黔牟 桓公子 懿公 戴公 公子頑子 文公 戴公弟 成公

穆公 定公 獻公 殤公 定公弟 襄公 獻公子

靈公 出公 靈公孫 莊公 出公父 班師 襄公孫 君起 靈公子

悼公 出公季父 敬公 昭公 懷公 悼公子 慎公 敬公孫

聲公　成侯　平侯　嗣君　懷君

元君嗣君弟　君角

鄭伯爵

桓公　武公　莊公　昭公　厲公昭公弟

子亹昭公弟　子嬰子亹弟左傳作子儀　文公厲公子　穆公

靈公　襄公靈公弟　悼公　成公悼公弟　釐公

簡公　定公　獻公　聲公　哀公

共公聲公弟　幽公　繻公幽公弟　君乙幽公弟

齊侯爵

太公　丁公　乙公　癸公　哀公

胡公哀公弟　獻公哀公弟　武公　厲公　文公

成公　莊公　釐公　襄公　桓公襄公弟

孝公　昭公孝公弟　懿公孝公弟　惠公孝公弟　頃公

靈公　莊公　景公莊公弟　晏孺子　悼公景公子

簡公　平公簡公弟　宣公　康公

魏畢公高之後封爵世次未詳

唐即晉侯附曲沃附

唐叔　晉侯燮　武侯　成侯　厲侯

靖侯　釐侯　獻侯　穆侯　殤叔穆侯弟

文侯穆侯子　昭侯　孝侯　鄂侯　哀侯

小子侯　緡哀侯弟

曲沃桓叔穆侯子　莊伯　晉武公　獻公

奚齊　卓子奚齊弟　惠公獻公子　懷公　文公獻公子

襄公　靈公　成公襄公弟　景公　厲公

悼公襄公曾孫　平公　昭公　頃公　定公

出公　哀公昭公曾孫　幽公　烈公　孝公

靜公

秦伯爵

非子　秦侯　公伯　秦仲　莊公

襄公　文公　甯公文公孫　出子　武公甯公長子出子

兄

德公武公弟　宣公　成公宣公弟　穆公成公弟

康公　共公　桓公　景公　哀公

惠公哀公孫　悼公　厲共公　躁公　懷公躁公弟

靈公懷公孫　簡公懷公子　惠公　出子　獻公靈公子

孝公　惠文王　武王　昭襄王武王弟

孝文王　莊襄王　始皇帝　二世皇帝

子嬰二世皇帝弟

陳侯爵

胡公　申公　相公申公弟　孝公申公子　慎公

幽公　釐公　武公　夷公　平公夷公弟

文公　桓公　厲公桓公弟　利公桓公子　莊公利公弟

宣公莊公弟　穆公　共公　靈公　成公

哀公　惠公哀公孫　懷公　湣公

杞夏禹之後封爵世次未詳

曹伯爵

振鐸　太伯　仲君　宮伯　孝伯

夷伯　幽伯（夷伯弟）　戴伯（幽伯弟）　惠伯　石甫

繆公（石甫弟）　桓公　莊公　釐公　昭公

共公　文公　宣公　成公（宣公弟）　武公

平公　悼公　聲公（悼公弟）　隱公（平公弟）　靖公（聲公弟）

伯陽

附作詩時世圖 從傳說彙纂分出

商詩 五篇

太甲之世

頌一篇

那 鄭氏康成謂太甲祭湯也孔氏穎達謂那之作當太甲時○朱子不詳其世

仲丁以後

頌一篇

烈祖 孔氏穎達謂毛稱祭中宗諸侯來助明是其後世子孫之時未知當誰世○朱子不詳其世

祖庚之世

頌一篇

玄鳥 孔氏穎達謂崩三年喪畢祫於太祖之廟序言祀高宗明是為高宗而作祫故知是祫於契之

病也○朱子不詳其世

祖庚以後

頌二篇

長發 殷武孔氏穎達謂玄鳥箋以爲高宗始祔殷武云祀高宗則亦在其後殷武既在後則知長發之作亦在後矣○以上二篇朱子不詳其世

周詩三百六篇

文王之世

正風二十三篇○孔氏穎達謂二南之詩文王時作惟甘棠何彼穠矣武王時作○朱子皆同而以甘棠亦爲

文王時詩

周南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罝　芣苢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召南

鵲巢　采蘩

草蟲　采蘋

行露　羔羊

殷其靁　摽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騶虞

正小雅 入篇○孔氏穎達謂鹿鳴等三篇此文王小雅采薇爲伐昆夷而作事在受命四年出車杕杜還而勞之在受命五年伐木天保無文王之證或當時即作或後爲之未可定也○朱子皆不詳其世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車　杕杜

正大雅 三篇○孔氏穎達謂棫樸云濟濟辟王靈臺云王在靈沼皆言王早號不言諡又不言汁但稱無諡者或當其生存之時或在其後不可定也○朱子皆以爲周公所作

棫樸　旱麓

靈臺

武王之世

正風 二篇

召南

甘棠 孔氏穎達謂箋云美其爲伯之功謂武王時也○朱子以爲文王時詩

何彼穠矣 孔氏穎達謂何彼穠矣太公已封於齊武王時作○朱子同又疑爲東遷後詩

正小雅 四篇

南陔 白華

華黍 孔氏穎達謂此三篇蓋武王之時○朱子亦不詳其世

魚麗 孔氏穎達謂此篇武王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正大雅 三篇○孔氏穎達謂三篇皆言文王之德皆文王後作之○朱子以綿爲成王時詩思齊皇矣疑爲

周公所作

緜　思齊

皇矣

成王之世

變風七篇○鄭氏康成謂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其詩為豳因變風○朱子亦以為成王周公時詩

豳

七月　鴟鴞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正小雅十篇

常棣鄭氏康成謂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召公為作此詩○朱子謂

由庚　南有嘉魚

崇丘　南山有臺

由儀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孔氏穎達謂由庚以下屬公成王之詩則南有嘉魚至菁菁者莪從可知也○朱子同

皆不詳其世

正大雅十二篇

文王　大明 孔氏穎達謂文王大明二篇成王時作○朱子同

下武 孔氏穎達謂成王時作○朱子同

文王有聲 孔氏穎達謂文王有聲與其篇例成王時作○朱子同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

泂酌　卷阿 鄭氏康成謂生民及卷阿同周公成王時詩○朱子同

頌 三十一篇○鄭氏康成謂周頌者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朱子亦以為多周公所定而間亦有康王以後之詩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朱子疑為康王時詩

我將　時邁 朱子以為武王時詩

執競 朱子疑為昭王時詩　思文

臣工　噫嘻 朱子疑為康王時詩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雝（朱子以為武王時詩）　載見

有客　武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懿王之世

變風 五篇

齊

雞鳴 鄭氏康成謂哀公政衰懿王烹之齊人變風始作○朱子不詳其世

還 孔氏穎達謂還序云刺哀公則哀公時詩也○朱子不詳其世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孔氏穎達謂三篇亦爲哀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夷王之世

變風 一篇

邶

柏舟 序稱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鄭氏康成謂頃公當周夷王時○朱子不詳其世又疑爲莊姜詩則平王之世

夷王厲王之間

變風 四篇○鄭氏康成詩譜夷王厲王之時檜之變風始作○朱子不詳其世

【檜】

羔裘　素冠

隰有萇楚　匪風

厲王之世

變風 二篇

【陳】

宛丘 序刺幽公○鄭氏康成謂幽公當厲王時○朱子不詳其世

東門之枌 序刺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朱子不詳其世

變小雅 四篇○鄭氏康成謂刺厲王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是也

十月之交 朱子以爲幽王時詩

雨無正 朱子不詳其世疑爲東遷後詩

小旻

小宛 以上二篇朱子不詳其世

變大雅 五篇

民勞 序召穆公刺厲王○朱子同

板 序凡伯刺厲王○朱子同

蕩 序召穆公傷周室大壞○朱子同

抑 序衛武公刺厲王○朱子以爲衛武公作此自警當在平王之世

桑柔 序芮伯刺厲王○朱子同

共和之世

變風 一篇

唐

蟋蟀 序刺晉僖公也○鄭氏康成謂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朱子不詳其世

宣王之世

變風五篇

鄘

柏舟 孔氏穎達謂衛武公時作○朱子同

秦

車鄰 孔氏穎達謂非子曾孫秦仲宣王命為大夫國人美之○朱子不詳其世

陳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孔氏穎達謂衡門誘僖公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從上明之亦僖公時詩也○朱子皆不詳其世

變小雅十四篇

六月序宣王北伐也○朱子同　采芑序宣王南征也○朱子同

車攻序宣王復古也○朱子同　吉日序美宣王也○朱子同

鴻鴈序美宣王也○朱子同　庭燎序美宣王也○朱子不詳其世○

沔水序規宣王也○朱子不詳其世○鶴鳴序誨宣王也○朱子不詳其世○

祈父序刺宣王也○朱子不詳其世○白駒序大夫刺宣王也○朱子不詳其世

黃鳥序刺宣王也○朱子不詳其世○我行其野序刺宣王也○朱子不詳其世○

斯干序宣王考室也○朱子不詳其世

無羊序宣王考牧也○朱子不詳其世

變大雅六篇

雲漢序仍叔美宣王也○朱子亦以爲宣王時詩

崧高序尹吉甫美宣王○朱子亦以爲宣王時詩

烝民 序尹吉甫美宣王○朱子亦以為宣王時詩

韓奕 序尹吉甫美宣王○朱子不詳其世

江漢 序尹吉甫美宣王○朱子亦以為宣王時詩

常武 序召穆公美宣王○朱子亦以為宣王時詩

幽王之世

變小雅 四十篇○孔氏穎達謂小雅自節南山下盡何草不黃去十月之交等四篇餘四十篇皆幽王時詩

節南山 朱子亦以為幽王時詩　正月 朱子不詳其世

小弁 朱子亦以為幽王時詩　巧言 朱子不詳其世

何人斯 朱子不詳其世　巷伯 朱子不詳其世

谷風 朱子不詳其世　蓼莪 朱子不詳其世

大東 朱子不詳其世　四月 朱子不詳其世

北山 朱子不詳其世

無將大車 朱子不詳其世

小明 朱子不詳其世

鼓鐘 朱子亦以為幽王時詩

楚茨 朱子不詳其世

信南山 朱子不詳其世

甫田 朱子不詳其世

大田 朱子不詳其世

瞻彼洛矣 朱子不詳其世

裳裳者華 朱子不詳其世

桑扈 朱子不詳其世

鴛鴦 朱子不詳其世

頍弁 朱子不詳其世

車舝 朱子不詳其世

青蠅 朱子不詳其世

賓之初筵 朱子亦以為幽王時詩

魚藻 朱子不詳其世

采菽 朱子不詳其世

角弓 朱子不詳其世

菀柳 朱子不詳其世

都人士 朱子不詳其世

采綠 朱子不詳其世

黍苗朱子以為宣王時詩　隰桑朱子不詳其世

白華朱子亦以為幽王時詩　緜蠻朱子不詳其世

瓠葉朱子不詳其世　漸漸之石朱子不詳其世

苕之華朱子不詳其世　何草不黃朱子亦以為幽王時詩

變大雅二篇○孔氏穎達謂幽王大雅瞻卬召旻○朱子同

瞻卬　召旻

平王之世

變風二十八篇

【邶】

綠衣孔氏穎達謂當莊公時○朱子同

【衛】

淇奧 孔氏穎達謂淇奧美武公則武公時詩矣○朱子同

考槃 孔氏穎達謂莊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碩人 孔氏穎達謂莊公時詩○朱子同

【王】

黍離 孔氏穎達謂平王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君子于役 序刺平王也○朱子不詳其世

君子陽陽 孔氏穎達謂平王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揚之水 序刺平王也○朱子同

中谷有蓷 孔氏穎達謂平王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葛藟 序王族刺平王也○朱子不詳其世

【鄭】

緇衣 序美武公也○朱子同

將仲子 序刺莊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叔于田 序刺莊公也○朱子亦以爲莊公時詩

大叔于田 序刺莊公也○朱子亦以爲莊公時詩

羔裘 孔氏穎達不謂莊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遵大路 序莊公失道○朱子不詳其世

女曰雞鳴 孔氏穎達不謂莊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唐

山有樞 序刺晉昭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揚之水 序刺晉昭公也○朱子亦以爲昭公時詩

椒聊 序刺晉昭公也○朱子亦以爲昭公時詩

綢繆 孔氏穎達不謂昭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杕杜 孔氏穎達不謂昭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羔裘 孔氏穎達謂昭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鴇羽 序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朱子不詳其世

秦

駟驖 序美襄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小戎 序美襄公也○朱子同

蒹葭 序刺襄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終南 序戒襄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平王桓王之間

變風 七篇鄭氏以成謂當周平桓之世變之變風始作○朱子不詳其世

魏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桓王之世

變風 三十三篇

【邶】

燕燕 孔氏穎達謂州吁時詩 朱子同

日月 序衛莊姜遭州吁之難 朱子以為莊公時詩

終風 序衛莊姜遭州吁之暴 朱子以為莊公時詩

擊鼓 序怨州吁也 朱子同

凱風 孔氏穎達謂州吁時詩 朱子不詳其世

雄雉 序刺衛宣公也 朱子不詳其世

匏有苦葉 序刺衛宣公也 朱子不詳其世

谷風 孔氏穎達謂宣公時詩 朱子不詳其世

式微 孔氏穎達謂宣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旄丘 孔氏穎達謂宣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簡兮 孔氏穎達謂宣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泉水 孔氏穎達謂宣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北門 孔氏穎達謂宣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北風 孔氏穎達謂宣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靜女 孔氏穎達謂宣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新臺 序刺衛宣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二子乘舟 孔氏穎達謂宣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鄘

牆有茨 序公子頑通於君母國人疾之○朱子同

君子偕老 序刺衛夫人○鄭氏康成謂宣公夫人○朱子同

桑中 序衛之公室淫亂○朱子不詳其世

鶉之奔奔 序刺衛宣姜也○朱子同

衛

氓 序宣公之時○朱子不詳其世

竹竿 孔氏穎達衛宣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芄蘭 序刺惠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伯兮 鄭氏康成謂宣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有狐 孔氏穎達謂宣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王

兔爰 序桓王失信諸侯○朱子不詳其世

采葛 鄭氏謂桓王之時○朱子不詳其世

大車 孔氏穎達謂桓王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鄭

有女同車 序刺忽也○朱子不詳其世

褰裳 孔氏穎達謂與褰裳思見正突初立事也○朱子不詳其世

陳

墓門 序刺陳佗也○朱子不詳其世

莊王之世

變風十五篇

王

丘中有麻 序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朱子不詳其世

檜

山有扶蘇 序刺忽也○朱子不詳其世

蘀兮 序刺忽也○朱子不詳其世 狡童 序刺忽也○朱子不詳其世

丰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孔氏穎達謂丰東門之墠風雨子衿亦當突忽之時

或當忽人之後○朱子皆不詳其世

揚之水　序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朱子不詳其世

齊

南山　序剌襄公也○朱子同　甫田　序大夫剌襄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盧令　序襄公好田獵故陳古以風焉○朱子不詳其世

敝笱　序剌文姜也○朱子同　載驅　序齊人剌襄公○朱子同

猗嗟　序剌魯莊公也○朱子同

莊王之世

變風　五篇

鄭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孔氏穎達謂此一篇厲公時詩○朱子皆不詳其世

唐

無衣序美晉武公也○朱子亦以為武公時詩

有杕之杜序刺晉武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惠王之世

變風十二篇

鄘

定之方中序美衛文公也○朱子同

蝃蝀序衛文公能以道止民○朱子同

相鼠 序衛文公能正其羣臣○朱子同

干旄 序衛文公臣子多好善○朱子同

載馳 序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朱子同

衛

木瓜 序美齊桓公也○朱子不詳其國

鄭

清人 序刺文公也○朱子同

唐

葛生 序刺晉獻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采苓 序刺晉獻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陳

防有鵲巢　序宣王多信讒君子憂懼焉○朱子不詳其世

月出　孔氏穎達謂宣王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曹

蜉蝣　鄭氏康成謂周惠王時昭公奢曹之變風始作○朱子不詳其世

襄王之世

變風　九篇

衛

河廣　序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朱子同

秦

黃鳥　序國人刺穆公○朱子同　晨風　序刺康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無衣　孔氏穎達謂康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渭陽 序康公念母也○朱子同　權輿 序刺康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曹

候人 序刺共公也○朱子同　鳲鳩 孔氏穎達謂共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下泉 序曹人疾共公○朱子不詳其世

頌四篇

魯頌

駉 序頌僖公也○朱子同　有駜 序頌僖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泮水 序頌僖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閟宮 序頌僖公也○朱子同

定王之世

變風二篇

陳

株林序刺靈公也□朱子同　澤陂序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朱子不詳其世

案曰作詩之時世經秦火之後難以全考故自漢唐諸儒訓詁互異然古序與經並出毛鄭孔氏羽翼其說傳流最古至朱子一以經文為據其餘不見諸經者都為未定之辭此據理之論也歐陽修祖鄭譜而駁譏許謙劉瑾宗朱傳而亦微有不同迨明何楷作世本古義引證雖博而偽說滋繁矣今辨古序及毛鄭孔氏稱義而大指仍以朱子為歸餘說則存而不論也

案作詩時世本難全考即諸儒所定詩雖正變亦未為確余既各有考正於各詩之下閱者可以隨時領畧其義矣而玆復錄此篇於卷首者一可以互相印證一以見說詩之難得通論也

如是

詩經原始卷首上終

詩經原始卷首下

詩旨

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眉此千古說詩之祖開口即題志字貫徹始終中間緯以聲律末歸重神人以和詩之體用盡於是矣惜其時詩皆不傳僅聞擊壤康衢數歌然又非詩體可見古詩逸者尚多三百篇特其盛焉者耳

禮記溫柔敦厚詩教也

眉四字亦括盡詩旨詩教自古至今詩體千變萬化其能外此四字否耶古人立言何其簡而賅也

論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案】此聖人教人讀詩之法詩不能有正而無邪三百雖經刪正而其間刺淫諷世與寄託男女之詞未能盡汰故恐人誤認爲邪而以爲口實特標一言以立之準庶使學者讀之有以得其性情之正云耳不料朱子竟以爲邪正兼收復爲之說曰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夫詩之足以感發人心固已而其所以能懲創逸志者不賴有刺淫諷世諸作乎哉若謂淫奔者而亦收之是直誨淫而已安見其懲創人之逸志爲也夫子本慮後人誤讀鄭衛爲淫詩而後儒偏指鄭衛爲夫子所收之淫詩教人以讀之雖宣聖其如之何哉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案】古者天子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詩之有關國政也久

矣其後列國士大夫出使朝聘燕享會盟莫不歌詩作樂往來贈答一時風雅互相競尚且有以是卜人休咎盛衰不爽者則詩之爲教豈不益重也哉是以夫子之言云然迨戰國競尚游說而此風遂邈漢唐後作者雖多然皆徒逞才華藉抒懷抱而已非皆有關國政也無怪詩道陵夷今愈不古若矣學者誦詩尚當體會聖言務求聲詩何以與國政相關虛默驗諸心有得於已然後見之事爲與形諸歌咏自能與古爲一而聲教因之復振不然日誦三百夫何爲哉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圖今人作詩只從鳥獸草木上用工何嘗有關君父之大哉殊

知與觀羣怨卽從事父事君不能事父事君而欲其興觀羣
怨吾不知其所可者安在也聖人一言固早有以賅其全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
面而立也歟
論二南皆房中樂且其篇什無多非如雅頌鉅觀所言皆宗廟
朝廷大經大法傳烈豐功可以擴人識見長人才思而何以不
爲之卽至如面墻而立歟殊知二南所咏皆夫婦詞爲人倫始
基古來聖帝明王其發施事業莫不肇端宮闈一至燕寢卽對
越帝天時於此而不知慎其所爲而欲與日之見諸事業者能
愼始以要終也其可得耶故人不能行於家庭之際卽不能行
於閭里之間不能行於閭里之間卽不能行乎邦國之內謂之

正墻面而立也不亦宜哉蓋聖賢爲學身體力行必有得乎心
乃可謂之學非如後人不過誦習文義竊取浮詞供我盲論佐
我文章而已故不爲二南則已欲爲二南必將有以得夫聖于
式化之端溫柔敦厚之旨體之於心而脉之於口卽以見諸倫
常夫婦之閒而皆可以自信其無愧則始基立矣始基立而王
道聖功皆由此建猶謂二南爲不足爲者豈理也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案夫子反魯在周敬王三十六年魯哀公十一年丁巳時年已
六十有九若云刪詩當在此時乃何以前此言詩皆曰三百不
聞有三千說耶此蓋史遷誤讀正樂爲刪詩云耳夫曰正樂必
雅頌諸樂固各有其所在不幸歲久年湮殘闕失次夫子從而

正之俾復舊觀故曰各得其所非有增刪於其際也奈何後人不察相沿以至於今莫不以正樂爲刪詩何不即論語諸文而一細讀之耶

孟子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按詩辭與文辭迥異文辭多明白顯易故即辭可以得志詩辭多隱約微婉不肯明言或寄託以寓意或甚言而驚人皆非其志之所在若徒泥辭以求鮮有不害志者孟子斯言可謂善讀詩矣然而自古至今能以已意逆詩人志者誰哉

大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

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
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
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
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
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
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
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
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
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
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政有
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

於神明者也

[illegible]此序總論詩旨純駁參半雖多襲樂記語要自是說詩正論可補論語虞書所不及若云序出子夏此其庶幾至小序則純乎僞托故舍彼而錄此唯其中有未盡合者如國史明乎得失一節誠如朱注所駁政有大小數語亦爲章氏所指學者分別觀之可耳

黃氏標曰有天地有萬物而詩之理已具雷之動風之偃萬物之鼓舞皆有詩之理而未著也嬰孩之嘻笑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桴以蕢鼓以土籥以葦皆有詩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順則之謠元首股肱之歌詩之體已備矣

[illegible]詩情原自充滿兩閒無以感之則寂而不動有以觸之則文

而成聲此可謂善形容詩之本體者矣

歐陽氏修曰風生於文王而雅頌雜於武王之間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幽厲始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采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非民之不作也詩出於民之情性情性豈能無哉職詩者之罪也

此亦運會所關民雖有作而時不尚則作如不作也迨漢後詩道復昌而風雅頌之體竟亡以至於今則又何故

鄭氏樵曰六義之序後先次第聖人初無加損也風者出於風土大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其意雖遠其言淺近重複故謂之風雅出於朝廷士大夫其言純厚典則其體抑揚頓挫非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能道者故曰雅頌者初無諷誦惟以鋪張

稱德而已其辭嚴其聲有節以示有所尊故曰頌

[illegible]風雅頌之編自有次第不容或紊而此云聖人初無加損者蓋爾知風雅頌之所從出而未識風雅頌之所由名耳說見鄭人所著詩無邪太極篇中茲不贅

鄭氏又曰風有正變仲尼未嘗言而他經不載獨出於詩序皆以美者爲正刺者爲變則邶鄘衛之詩謂之變風可也緇衣之美武公騶虞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謂之變風乎必不得已從先儒正變之說則當如穀梁春秋序桓王狼之館於外春秋盟於首戴皆曰變之正也蓋言事雖變常而終合乎正河廣之詩欲往而不往大車之詩畏之而不敢奔之詩反之而自悔此所謂變之正也序謂變風出乎情性止乎禮義此言得之然詩之必

存變風何也見夫王澤雖衰人猶能以禮義自防也見中人之性能以禮義自閑雖有時而不檢終歸乎善也見其用心之謬行已之乖僻反而爲善則聖人亦錄之而不棄也

〔案〕風雅正變原不在時世升降諷刺美惡之間要亦不外諷刺美惡時世升降之故唯觀乎體之何如耳鄭氏雖疑及之而未能知其所以然亦何爲舊說所囿故也

葉氏適曰諸詩各具一體故皆以先後爲次惟豳兼有風雅之制以爲風則其辭作於朝廷聚於政事以爲雅則又記風土爲故列於風雅之間明其不絶於風而可以雅也

〔案〕豳七月實兼風雅頌三體蓋記風土譜農政外又可以爲祭報用故曰頌周官不得其解妄分爲三曰豳風豳雅豳頌致啓

漢宋諸儒疑議朱氏雖知其二未識其三豈人之聰明固有明於此而暗於彼者歟

嚴氏粲曰純乎雅之體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爲雅之小太史公稱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可謂兼之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

按太史公所云小雅怨誹而不亂者特舉小雅之變者言之耳若正小雅之詞則未盡然而欲執是以辨大小雅之分其可得乎竊小雅固可兼風大雅亦未嘗不可兼風讀者試卽洞酌卷阿諸詩而細味之其體自見

王氏柏曰風雅之別卽朱子荅門人之問亦未一有腔調不同之

詞有詞氣不同之說有體製不同之說或以地分以時分以所作之人而分諸說皆可參考惟腔調之說朱子晚年之所不取至於楚詞之集注後詩傳二十年風雅頌之分其說辨矣其言曰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燕享朝會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以此例推之則所謂體製詞氣所謂以時以地以所作之人不同等說皆有條而不紊矣

案詩之腔調生於詞氣詞氣生體製體製不同故詞氣與腔調亦因之以異事原一貫理本相通豈可執一以辨大小雅之分乎至時地與人亦有因是以別者但不可泥而求之耳

孔氏穎達曰原夫作樂之始樂寫人音人音有大小高下之殊樂器有宮徵商羽之異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人是樂本效

人非人效樂但制樂之後則人之作詩先須成樂之文乃成爲音聲能寫情情皆可見聽音而知治亂觀樂而曉盛衰故神瞽有以知其趣也樂記曰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是情之所感入於樂也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是樂音之得其情也

朱子曰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然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塤篪之類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者然詩本性情有美刺風喻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歎所以感人者又易入至於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能及者

又曰詩之作本爲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

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下逮於閭巷學者諷誦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於詩者爲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作本乎其志之所存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鐘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哉況今去孔孟千有餘年古樂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可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歌乎故愚以爲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

也

【註】古人作樂將以狀萬物之性情而得諸聲音形容之際者也雖無聲之詩尚可以神會而音諧之況三百五篇之有詞有聲乎特古樂旣亡後人無復考驗得失時王又不以是爲重故任其散在兩間而者或亡之耳倘有應運者出則即詞以寄音出音以定樂雖三代制作不難復見於今前明吾鄉葛氏中選精於音律而不逢時乃著泰律篇一書以傳世始知後世未嘗無人可與共復古樂但時未至則亦有待焉耳

鄭氏樵曰讀詩者當推詩外之意如孔子子思善論詩者當達詩中之理如子貢子夏善學詩者當取一二言爲立身之本如南容子路善引詩者不必分別所作之人所采之詩如諸經所

舉之詩可也緜蠻黃鳥止于丘隅不過喻小臣之擇卿大夫有仁者依之夫子推而至於爲人君止於仁與國人交止於信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不過喻惡人遠去而民之喜得其所子思推之上察乎天下察乎地觀詩如此尚何疑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子貢能達於貧富之間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子夏能悟於禮後之說論詩若此尚何疑乎南容三復不過白圭子路終身所誦不過不忮不求學詩至此矣以多爲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宣王詩也夫子以爲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詩也左氏以爲孟明之功引詩若此矣必分別所作之人所采之詩乎達是然後可以言詩也

范氏浚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子曰詩之好仁如此天生烝民

有物有則夫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凡夫子爲詩之說率不過以明大義後世深求曲取穿鑿遷就之論興而詩之論始不明矣

案詩多言外意有會心者卽此悟彼無不可以貫通然唯觀詩學詩引詩乃可若執此以釋詩則又誤矣蓋觀詩學詩引詩皆斷章以取義而釋詩則務探詩人意旨也豈可一概論哉

呂氏祖謙讀詩記曰桑中溱洧諸篇幾於勸矣夫子取之何也曰仲尼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惜懲創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矣或曰樂記所謂桑間濮上之音安知非卽此篇乎曰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

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毋有稱鄭衛樂曲於雅音中之理乎桑
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其聲已降於煩促而猶止於中
聲荀卿獨能知之仲尼錄之所以識世變之始也借使仲尼之
前雅鄭果當龎雜自衛反魯正樂之時所當正者無大於此矣
論語答顏子之問乃孔子治天下之大綱也於鄭聲亟欲放之
豈有刪詩示萬世反收鄭聲以備六藝乎

【案】溱洧乃刺淫之作桑中實無題之詩凡皆所以諷世云耳非
淫奔者比也蓋鄭衛之風誠淫鄭衛之詩則非淫何也夫使鄭
風不淫則溱洧無所刺衛風不淫則桑中何所諷且新臺靜女
諸詩非衛淫風之實迹乎要知其風雖淫而所收之詩則皆刺
淫作非淫奔詞不可以不辨也不然夫子論樂必曰放鄭聲豈

有正樂時又反收淫詞乎豈放者放其聲之淫者耳非盡鄭聲而悉放之也使盡鄭聲而悉放之則緇衣好賢風雨懷友諸詩均在所删之列何以尙存爲經此亦明顯易見之事不知後儒何以嘵嘵不已如是吕氏雖稍見及於此而不能明白剖决止引荀卿中聲之說以證之則仍是狐疑不定未有以得乎中也故又啓朱晦翁反覆辯論而愈堅其一定不移之心此範經一大厄時也豈不恨哉

朱子曰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其要歸無不出於正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

[案]小序之謬誠如公論但詩傳之謬又有甚乎序者則何以故此篇本不欲錄以關序傳得失諸爭始也故存之以見詭經不幸遇此二家遂成聚訟豈偶然哉

朱子又曰大率古人作詩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了

[案]詩本吟咏性情不盡譏刺他人是公所知然詩多寄託男女不盡描寫已事又非公之所識以故鄭風篇篇指爲淫詞不更將詩人意思盡情說壞耶

集傳序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

綱之訓詁以紀之譜牒以昌之倫擩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

【按】學詩規模大要不出此數語且有與夫子面牆之訓互相發明者因亟錄之以爲詩教準

馬氏端臨曰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於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也雅頌之作其意易明則序之辭可畧至於風之爲體比興之詞多於序述風喻之意浮於指斥有聯章累句而無一言序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曰爲其事也苟非其傳授有源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乎

夫芣苢之序以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旨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爲閔周室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莊公也而其詩辭則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賴序以明者也鴇羽陟岵之詩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四詩之旨辭同意異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爲正雅矣卽是觀之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爲刺奔而必以爲奔者所自作使聖經爲錄淫辭之具乎且詩之可删孰有大於淫者今以詩傳考之其指爲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序其事者凡二十有四淫詩之

然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删何等一篇也又以為序者之意必以為詩無一篇不為刺時而作有害於温柔敦厚之教愚謂欲使其避諷訓之名而自處於淫褻之地則夫身為淫亂而復自作詩以賛之反得為温柔敦厚乎或曰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愚以為史以記事有治不能無亂固不容錄文武而棄幽厲也至於文辭則其淫哇不經者直為削之而已而夫子猶存之則必其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說是也或曰序求詩意於辭之外文公求詩意於辭之內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知詩人之意者莫如孔孟慮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鄰乎邪也使

篇篇如文王大明則矣邪之可刪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戾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廟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之則如刺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刪者決非淫泆之人所自賦也如木瓜采葛遵大路風雨褰裳子衿揚之水諸篇雖疑其辭欠莊重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可乎或又曰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衞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衞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今欲諱其鄭衞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將爲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乎愚以爲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衞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之淫邪

詩乎至於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緜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作詩之意蓋有判然不相合不可强通也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大不倫者亦以來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

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謗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也

按此駁集傳可謂痛切言之矣然其回護序者則亦未能分別得失所在又安足以服文公心哉要之集傳固失古序亦未嘗不失欲直此而曲彼不若兩存而觀之舍卻序傳直探古人作詩本旨庶有以得其真耳

章氏潢曰六義先風而風之義何居大序集傳所言（二說原文節去不錄）皆是也然未盡其義也蓋風乃天地陰陽之鼓盪為聲無所不被無所不入而各國之風土不齊則各國之風氣不一故各國之風化因之善者矯其偏而歸之中不善者循其流習而與之返也記曰鄭聲好濫淫志衛音促數煩志齊音傲僻驕志是列國

之音亦不㕥天子巡狩列國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者此也但列國之風化不齊聲氣不類而體則一焉是故風之體輕揚和緩微諷譎諫託物而不著于物指事而不滯于事義雖寓于音律之間意嘗超于言詞之表雖使人興起而人不自覺如參差荇菜與樛木螽斯之三疊如巳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毋也天只不諒人只重復咏之如麟趾三章止更易子姓族數字而咏嘆不巳皆風之類也若夫碩人一篇正是稱美衛莊姜中間止黙出衛侯之妻一句而不見荅于衛莊公全不說出猗嗟一篇全是稱美魯莊公中間止黙出展我甥兮一句而不能防閑其母亦不說出美中含刺之意都在言外風之體率類此

又曰詩之在二南者渾融含蓄委婉舒徐本之以平易之心出之

以溫柔之氣如南風之觸物而物皆暢茂凡人之聽其言若不覺其入之深而咸化育于其中也

圈此論風體精微入妙近世說詩罕與倫匹而形容二南氣象尤爲深至唯以南字取義爲南風之南爲未當故節錄其辭而不取命名之義

又曰雅之義云何大序曰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程子曰雅者陳其正理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也朱子曰小雅燕饗之樂也大雅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詞也論雅之義備是也然以政之小大燕饗朝會分屬其亦未識小大雅之體乎彼鹿鳴天保君臣上下之交乎采薇伐木蓼莪白華乃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之恩義倫孰有大于斯者乎湛露彤弓之燕饗采薇出車之兵戎楚茨信南山之田事政孰有大于斯者乎謂小雅爲政之小與燕饗之樂果足以該小雅否也鹿鳴既醉之燕禮未必大于魚麗嘉魚江漢常武之征伐未必大于六月采芑安見其爲政之大乎又安見其爲朝會受釐陳戒與小雅異也不知雅體較之于風則整肅而顯明較之于頌則昌大而暢達惟彝倫政事之間尚有諷諭之意皆小雅之體也天人應感之際一皆性命道德之精皆大雅之體也其中或近于風與頌者則又爲小大雅之變體也小雅未嘗無朝會大雅未嘗無燕饗小大雅之正變無所與于時世之盛衰要在辨其體而小大雅正變之義俱不待言矣

〔門〕大小雅正變之分固因體異而體之所以異亦往往由時世升降之故故論正變不兼時世言義不備專以時世言理未周若以政之大小爲雅之大小則陋說也何足以爲訓

〔頌〕曰頌之義云何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呂氏曰頌者美之詞也無所諷議果足以盡頌之義乎未也蓋頌有頌之體其詞則簡其義味則雋永而不盡也如天作與雅之緜均之美太王也清廟維天之命與雅之文王均之美文王也酌桓與雅之下武均之美武王也試取而同誦之同乎否乎蓋雅之詞俱昌大在頌何其約而盡也頌之體于是乎可識矣敬之小毖雖非告成功而謂之爲雅可乎哉若之有駜泮水則近乎風閟宮與商之伍篇則皆近乎雅而其體則頌也

故謂爲變頌也亦宜

〔評〕頌有變體可謂創論亦實確論也然而篇中所舉未盡其義也蓋閔予小子似祝詞訪落敬之小毖似箴銘閟宮不唯似大雅且開漢賦褒揚先聲凡此皆頌之變焉者也若商頌伍篇則頌之源耳雖非告成功實祭祀樂安得謂之爲變耶

又曰詩聲教也言之不足故長言之性情心術之微悉寓于聲歌咏歎之表言者有限意則無窮也讀詩者先自和夷其性情于以仰窺其志從容吟哦優游諷詠玩而味之久當自得之也蓋其中間有言近而指遠者亦有言隱而指近者總不可以迫旅心神索之不可以道理格局拘之也噫賜商可與言詩其成法具在也否則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爲

案讀詩不可以迫狹心神索之是諸儒之所知讀詩不可以道理格局拘之非諸儒所能識而宋儒則尤甚動輒以道理論詩旨烏能有合詩人意旨乎

又曰風首關雎而夫婦之倫正小雅首鹿鳴而君臣之情通大雅首文王而天人之道著頌首清廟而幽明之感孚

案此四始之義亦諸儒所未道

又曰鳶魚飛躍自後世詩家視之不過點綴景物之詞爾惟子思子一發明之昭明有融觸處皆道乃知於昭陟降即鳶魚飛躍之眞機也果能小心昭事不愧屋漏而夙夜之匪懈焉則自求多福之道即于此乎在而矢音遂歌亦莫非大雅之音矣孰謂大雅終不可作乎

案說詩當觸處旁通不可泥於句下解詩必循文會意乃可得其環中此自兩道非可例言章氏說詩多主言外意而欲解詩者亦悉如之其可得耶茲特摘其一義之善者錄之而其餘可想知矣又其論大雅體多以天人興亡爲言夫天人興亡大雅固多發之然泂酌卷阿與民勞諸詩非唯有類小雅而且類乎變小雅矣竊意風雅正變固由人事政績以分大小正變而其原實由音節以辨體裁由體裁而分風雅頌以及雅之大小與詩之正變焉蓋詩之爲教聲教也風雅頌雖分三體而一氣元音實相貫注由風而雅由雅而頌自有一段自然節奏不可紊亂如十二律之次第相生實一氣之鼓盪其間也觀夫子正樂不過曰雅頌各得其所則其義亦可知已

又曰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即詩序先王以是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之謂也凡詩人之咏歌非質言其事也每托物寄志感物起興雖假目前之景以發其悲喜之情而寓意備微有非恒情所能億度之者況其言雖直而意則婉亦有婉言中而意則直也或其言若微而意則顯亦有顯言中而意甚微者故美言若懟怨言若慕誨言若怨諷言若譽要之一出於性情之正故孔子謂其可興可羣可怨可以事父事君可以從政專對莫非綱常倫理所關係也自三百後求詩之可存王迹厚人倫者誰歟

又曰誦詩讀書當論其世戒時所難言或勢不敢言每借題以爲實託此以形彼而說詩者不悟其意本婉言也反直言之本託

言也反質言之本微言也反顯言之中間凡託爲婦人女子之辭者即信爲實言而假游女靜女爲比喻者又皆指爲淫詞使作者之志意咸晦塞而不達矣蓋惟不能以意逆志故不免逐嚮尋聲而詩人之旨無復存也又安望如商賜告往之來以起予哉

案前條見詩人立言多寄託微婉故足以感人於無形後條見後人說詩多膠滯鮮通詎能得會心於言外學者不可不反覆以參觀也

顧氏炎武曰孔子刪詩所以存列國之風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猶古之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而季札聽之以知其國之興衰正以二者之並陳故可以觀可以聽世非二帝時非上古固不

能使四方之風有貞而無淫有治而無亂也文王之化被於南國而北鄙殺伐之聲文王不能化也使其詩尙存而入夫子之刪必將存南音以繫文王之風存北音以繫紂之風而不容於沒一也是以桑中之篇溱洧之作夫子不刪志淫風也叔于田爲譽段之辭揚之水椒聊爲從沃之語夫子不刪著亂本也淫奔之詩錄之不一而止者所以志其風之甚也一國皆淫而中有不變者焉則亟錄之將仲子畏人言也女曰雞鳴相警以勸生也出其東門不慕乎色也衡門不願外也選其辭比其音去其煩且濫者此夫子之所謂刪也後之拘儒不達此旨乃謂淫奔之作不當錄於聖人之經是何異唐太子宏謂商臣弑君不當載於春秋之傳乎書序費高宋諸子傳黃氏日抄云國風之用於燕享者唯二南而列國之風未嘗

被之樂也夫子之所言正者雅頌而未及乎風也桑中之詩明言淫奔東萊呂氏乃爲之諱而推爲雅音失之矣眞希元文章正宗其所選詩一埽千古之陋歸之正旨然病其以理爲宗不得詩人之趣且如古詩十九首雖非一人之作而漢代之風略具乎此今以希元之所刪者讀之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何以異乎唐詩山有樞之篇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蓋亦邶詩雄雉于飛之義牽牛織女意昉大東兔絲女蘿情同車舝十九作無甚優劣必以坊淫正俗之旨嚴爲繩削雖矯昭明之枉恐失國風之義六代浮華固當芟落使徐庾不得爲人陳隋不得爲代無乃太甚豈非執理之過乎

【案】愚少時讀詩亦嘗爲是論及後細繹鄭衛諸詩並無所謂淫奔之作乃敢舍朱傳而別尋詩旨蓋刪詩與陳詩不同陳詩無

妨貞淫並見乃可觀一國之風尙刪詩則將以垂訓萬世豈可
邪正衆收縱云不沒其實亦不過採一二有關風化作如譏消
之刺淫將仲子之畏人言及桑中之諷世以見一國風俗向來
如是足已何必定採淫奔者所自作之詩以著之經然後謂之
可以觀可以聽哉且編詩文與脩史不同史以紀事有治不能
無亂固不容缺文武而棄幽厲詩則將以厚人倫美教化移風
俗也曾是淫哇並著而可以移風俗美教化厚人倫乎必不然
之事矣若謂國風不入樂則季札請觀周樂何以爲之歌邶鄘
衛爲之歌王爲之歌鄭爲之歌齊爲之歌豳爲之歌秦爲之歌
魏爲之歌唐爲之歌陳自鄶以下雖無譏而亦爲之歌耶不寧
惟是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

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使不入樂何以施之燕享黃氏之言詎可引以爲證又況正樂與刪詩亦微有異夫子正樂舉雅頌而不及風此或雅頌有失而國風無缺或舉其大而細者可該不然則二南固黃氏之所謂入樂者也何以不與雅頌而並舉之耶顧氏通儒亦爲前人所囿如此總之讀書未有心得全憑考據以爲是非而又不肯四面旁觀其證得失故有此弊

姚氏際恆詩經通論序畧曰自東漢衛宏始出詩序首唯一語本之師傳大抵以簡畧示古以渾淪見該雖不無一二蛻合而固滯膠結寬泛填湊諸弊叢集其下宏所自撰尤極踳駁皆不待

識者而知其非古矣自宋晁說之程泰之鄭漁仲皆起而排之而朱仲晦亦承焉作爲辨說力詆序之妄由是自爲集傳得以肆然行其說而時復陽違序而陰從之而且違其所是從其所非焉武斷自用尤足惑世因歎前之遵序者集傳出而盡反之以遵集傳後之駁集傳者又盡反之而仍遵序更端相循靡有止極窮經之士將安適從哉予嘗論之詩解行世者有序有傳有箋有疏有集傳特爲致多初學茫然罔知專一予以爲傳箋可畧今日折中是非者惟在序與集傳而已毛傳古矣惟專訓詁與爾雅畧同無關經旨雖有得失可備觀而弗論鄭箋鹵莽滅裂世多不從又無論已唯序則昧者尊之以爲子夏作也集傳則今世宗之牢爲繩尺也予謂漢人之失在于固宋人之失

在于妄固之失僅以類夫高叟妄之失且爲咸丘蒙以北山四言爲天子臣父之證矣間觀周頌潛之序曰季冬薦魚春獻鮪本不需月令明爲漢人所作奈何玷我西河世人固可曉然分別觀之無事瀆邃矣集傳紕繆不少其大者尤在誤讀夫子鄭聲淫一語妄以鄭詩爲淫且及于衛且及于他國是使三百篇爲訓淫之書吾夫子爲導淫之人此舉世之所切齒而歎恨者予謂若止目爲淫詩亦已耳其流之獘必將併詩而廢之王柏之言曰今世三百五篇豈盡定于夫子之手所刪之詩容或存于閭巷游蕩之口漢儒取以補亡耳于是以爲失次多所移易復黜召南野有死麕及鄭衛風集傳所目爲淫奔者其說儼載于宋史儒林傳明程敏政王守仁茅坤輩和之嗟乎以遵集傳

之故而至于廢經集傳本以釋經而使人至于廢經其始念亦不及此爲禍之烈何致若是安知後之人不又有起而蹈其尊者乎此予所以切切然抱杞宋憂也夫季札觀樂與今詩次序同而左傳列國大夫所賦詩多集傳目爲淫奔者乃以爲失次及漢摻入同于目不識丁傖何言哉我竊細思如經傳所言可爲詩序者而不能悉得渺無畔岸蠡之測海其與幾何又見明人說詩之失在于鑿於是欲出臆論則仍鄰鑿空欲寄新語終涉附會斂手縮舉未敢昌言惟是涵泳篇章尋繹文義辨別前說以從其是而黜其非庶使詩意不致大歧埋沒于若固若妄若鑿之中其不可詳者寧爲未定之辭務守闕疑之訓俾原詩之眞面目悉存猶愈于漫加粉露遺誤後世而已若夫經之正

旨篇題固未能有以逆知也

[illegible]自來說詩諸儒攻序者必宗朱攻朱者必從序非不知其兩有所失也蓋不能獨抒己見卽不得不借人以爲依歸耳姚氏起而兩排之可謂膽識俱優獨惜其所見未眞往往發其端不能竟其委廹思意窮盡無可說時則又故爲高論以欺世而文其短是其於詩人本義固未有所發明亦由於胸中智慧有餘而義理不足故也然在當時則固豪傑士矣若篇中所云以道集傳故而至於廢經則眞癡妄流豈可同日並語哉

隴州門人李洲[illegible]校